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 第二十六回 五索州英雄復會 興隆莊兄弟重逢

詞曰：客路多愁，風景寒颯。怎禁那，虎狼臨頭。漫相爭持，幸有英儁。盡掃蜉蝣，深款曲，意情留。
襟期絕俗，奔走單騮。憤同盟，去矣難求。誰將往事，肯付沙鷗。一朝聚樂，伊故事，要重修。

右調《行香子》

話說趙匡胤在五索州城中，被解保領了民兵圍捉，幸而殺出重圍，欲要斬關而出。誰知那東南北三門多有整備，不但不能出去，反受了三磚兩瓦炮石之危，祇得帶轉了赤兔馬，欲望西門出去。正走之間，祇見那路北裏有座廟宇，那廟內走出一個老者來，蒼顏白髮，手執藜杖，望著匡胤將身跪倒，口稱：「小神本境土地，特來接駕。」匡胤見了，心甚驚疑：「這老者為甚這般跪接於我，莫非其中有詐，諒要騙我下馬，就好擒住？我且混他一混，看是如何。」說道：「你這老者，既稱土地，為何不早來救護，尚時遲遲，與我把頭砍了。」匡胤本是戲言，欲要試他有計沒計，誰知真命帝皇，虛空自有神護，話纔說完，早有值日功曹聽了聖旨，就把土地登時砍了。匡胤見老者頭兒落地，心甚驚訝，定睛細看，乃是個泥塑的土地，方纔信以為實。至今五索州古跡尚存。

此時城中百姓因見民兵沸亂，擒捉殺御樂的欽犯，各家兒都是關門閉戶，路上通無行人，任從兵馬往來追捉。當下匡胤看那廟宇，那門上邊有一匾額，寫著城隍廟三個金字。看罷，纔要轉身，祇見廟內又跑出一個人來，襍頭象筒，圓領烏靴，走上前來，躬身下拜道：「小神本州城隍接駕。」匡胤想：「方纔土地，此時城隍，我趙匡胤莫非日後果有帝王之分麼？」叫道：「城隍，我今誤入此城，陷遭困迫，你救護來遲，先貶你雲南駐足，我若出不得這五索州，還要問你一個重罪。」那匡胤金口玉言，非同小可，城隍不敢停留，連忙謝恩起來，就往雲南而走，心中想道：「我雖受貶，倘真主一時有失，我神性命亦難保矣，須尋一個救駕之人，方纔好往雲南而去。」正是：

莫道幽明多間隔，果然賞罰自相符。

不說城隍在空中尋人救駕。且說匡胤斬了土地，貶了城隍，纔要轉身，祇聽得後面喊聲大振，塵土飛揚，乃是解保帶了團練兵並四個徒弟，各執撓鉤套索，棍棒刀槍，一齊望西趕來。追至城隍廟前，又把匡胤圍住了，各人舉了兵器，亂戳亂砍。匡胤掄刀招架，往外衝突，不防背後伸出幾把撓鉤來，把匡胤的袍服搭住，扯去了數綫。匡胤手中刀雖然前後遮護，怎當他兵馬眾多，難尋出路，心下甚是慌張。

且說城隍往南而走，尋訪救駕之人，一時難得，甚是著急。祇見前面有座酒樓，忽然想起一人，乃上界金甲神祇轉凡，姓史名魁，生來力大無窮，現在酒樓上走堂。城隍道：「此人前去救駕，方得成功。」遂把神光一起，上了酒樓。正值無人飲酒，史魁悶坐無聊，在那裏打盹。城隍在夢中叫道：「史魁聽著，今有真命天子，在城隍廟前有難，汝可快快前去救駕，日後不失封侯之位。須認赤面紅駒，便是真主。汝可快快醒來，勿得怠慢。」那史魁猛然醒來，那裏肯信？自言自語道：「俺真晦氣，正在好睡，沒要緊做這春夢，那真命天子飛也飛不到這五索州來，有甚麼的駕要我去救？封甚麼的公侯婆侯？不要管他，我自打我的盹。」說完，又是呼呼的睡了。那城隍好不著急，又把史魁叫醒。如是者三次。史魁驚覺，心內思量道：「我一連三次做了此夢，決有原故。我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，趁此空在這裏，且到城隍廟前看看，便知真假。」即忙站起身來，下了酒樓，祇推解手，跑到街中。復又想道：「既然要去救駕，必須有了一件軍器方好，若祇赤手空拳，幹得甚事？」一面兒走，一面兒瞧。忽見路旁有一根幌竿，約有碗口大小，其長丈餘，覺得稱手可用。即時將竿扳倒，扯來搗在肩上，邁步望城隍廟來。果見有許多人馬，圍住在那裏廝殺。史魁暗暗稱奇道：「我說是夢中的虛話，誰知果有其事。」即忙掄動幌竿，闖入重圍，正遇解保，史魁順手祇一竿，把解保打去了半個腦蓋。又是幾竿，一連打倒了數人。那四個徒弟與這些團練兵見史魁來得凶狠，更兼解保已死，古云：「蛇無頭而不行，鳥無翅而不飛。」看這風色不好，心中俱各著慌，那裏還敢廝殺？哄一聲，各望四野裏亂竄奔散。

匡胤正欲追趕，祇見那史魁認得是趙匡胤，即忙叫道：「趙公子，休得趕他，且請回來，別有相敘。」匡胤聽說，回頭觀看，卻原來就是枯井舖相會之人，心中大喜，即便下馬，與史魁相見，說道：「自從分別以來，常懷渴想，不意今日又蒙相救，使弟感激不忘。」史魁道：「些須薄力，何足挂齒？但此城不可久居，小可自當相送出城，免得又生別議。」匡胤感謝，牽馬與史魁並步同行。又問史魁因何在此，重能相會？史魁道：「自與公子別後，無處存身，因而同了老母來此五索州，酒店中幫閑過日，所得微資，權為養母之計。小可本不知公子駕臨，因今日無事，打盹片時，夢見城隍命我救駕，不想正遇公子，誠大幸也。」匡胤見史魁孝義俱全，心下十分愛敬，因說道：「既史兄流落在此，尚無際會，何不與小弟同往潭州尋些事業，便可榮身矣。」史魁道：「本欲與公子同行，奈因老母在堂，無人侍奉，不敢遠離。日後倘或重逢，願隨鞭鐙。」匡胤聽了，不勝感動，遂把杜二公送的兩封銀子取來，送與史魁，道：「這些須薄物，權為薪水之助，聊表趙某寸心。他日若得空閑，願期相會。」史魁義不容辭，祇得拜受。兩個說話之間，不覺已出了西門。來至一高阜之處，史魁辭別道：「公子此去，路途保重！小可因有俗事纏身，不能遠送了。」匡胤聽言，心中不忍分別，祇得也說了一句：「保重！」依依不捨而別。後來太祖下河東，方與史魁相會。有詩為證：

神助英雄救駕功，疆場威武孰能衝。

依回不忍分離別，中夜殷勤心際空。

不說史魁回城歸店。且說匡胤上馬提刀，望前行走，一路上不住的贊嘆苗光義陰陽有準：「他叫我五索州莫入，有三磚兩瓦炮石之災，今日果應其言，毫釐不爽。我此去務要訪他，問問後舉如何。」行路之間，天已傍晚下來，況此時正當隆冬之際，陣陣寒風，透人肌膚，匡胤也覺身上寒冷起來。跳下馬，將行李打開，取出那玉員外所贈的棉衣，把來穿在裏面。又因日中廝殺了多時，口中煩渴，把摘來的兩個雪桃食了一個。打好包裹，拴在馬上，跨上雕鞍。策鞭而走。原來此處乃是山僻幽徑，名叫寂寞坡，人煙稀少，樹木參差，來往人疏，那裏有得宿店？匡胤見是這等冷靜，無處安宿，心慌意悶。正走之間，祇見前面山側裏露出一間茅屋，那門首立著一個婆婆，手內抱了一個三四歲的孩子，正在那裏觀看。匡胤緊馬上前，見了婆婆，下馬施禮。那婆婆慌忙還禮，問道：「客人何來，有何話說？」匡胤道：「小子乃東京人氏，欲往潭州公幹，因錯過了宿店，無處安身，欲求婆婆方便，借宿一宵，不知可否？」婆婆道：「原來客人要過宿的，這卻不妨。況此幽僻路途，怎好夜間行走？但是草舍不堪，恐有褻慢。」匡胤稱謝過了，把馬拴在屋旁樹上，取了行李，跟了婆婆，至中堂裏坐定。那婆婆抱了孩兒，往內取了燈火出來，擺放在桌上。復請匡胤把馬帶了進來，就繫在天井之中。又將柴扉閉上。然後復到草堂，彼此問答了一回。匡胤又問：「府上還有何人？」婆婆答道：「老身所生一子，因出門生理，不在家中。娶過媳婦，生下這個孫兒，已是四歲，極是聰明，因此老身倒也喜歡。」正說之間，祇見那孩子曲過身來，望了匡胤要抱。那婆婆笑道：「你看這孩子好不作怪，方纔說他聰明，他便真個裝這聰明出來，見了客人，就要累他抱了。」匡胤心中亦是喜歡，接將過來，坐在膝上。那婆婆回身往裏，便叫媳婦端整晚膳去了。

匡胤獨坐草堂，細看這孩子，果然生得眉清目秀，相貌端方，想他村僻人家，生得這樣兒子，日後福分亦是不小。正在思想，忽聽得四下裏陰風颯颯，亂捲塵沙，險把把燈火亦多吹滅。這孩子卻也稀奇，從那風起之時，他便伏在匡胤懷中，酣酣的睡了。匡胤見這風來得古怪，振起精神，望外觀看，祇見那天井中，隱隱的有幾個人兒閃來閃去，卻不進來。耳邊又聽他唧唧噥噥，在那裏說話，卻又聽不得仔細，但聽他說：「吾們奉命而來，又被這位皇帝做情抱了，叫吾們怎好下手？祇索回去便了。」後面又有幾句聽不出來。說完，又是一陣旋風，卻已不見了。匡胤明知鬼祟，未曉緣由，祇驚得毛髮聳然，不敢聲響。

看官們有所不知，蓋因這孩子本有根器，托生人間，他的命裏該有這一遭關煞大難，所以閻君特差鬼卒前來降禍，雖無性命之憂，終有淹染之苦。卻是這孩子天大福緣，命多厚祿，得遇匡胤暗中救護，免了災殃。閑話休提。

當時婆婆送將晚膳出來，卻好這孩子已醒，接過來抱了，便請匡胤用飯。須臾食畢，婆婆收了進去，請過匡胤安置，然後將中門閉了，往裏去訖。匡胤鋪開行李，將身安睡。一宵晚景無詞。

次日起來，匡胤請出婆婆謝別，送上一錠銀子作為謝儀，婆婆那裏肯受。正在推辭，祇見那孩兒慢慢地走將出來，見了匡胤，嘻嘻的笑，匡胤大喜，把這銀子遞與他拿了。那婆婆推辭不得，祇得謝了。當時匡胤別了婆婆，牽馬出門，將行李兵器一齊捎放好了，縱身上馬，望西而行。一路上又過了些山川原隰，城市村莊。

那日正行之間，祇見正南上有座莊子，屋宇參差，人煙稠密。匡胤策馬進莊，見那北首有座酒店，即便下馬，提了行李物件，入得店來，揀副座頭坐下，便叫酒保端上好熱酒三角，豬肉一盤。酒保道：「敢告客人得知，熱酒豬肉都已沒了，祇用些冷酒素菜罷。」匡胤發怒道：「你那鍋裏煮的不是肉，爐內燙的不是酒麼？直恁的欺負人，揀人買賣，是何道理？」酒保道：「原來客人不知，這鍋裏的肉，爐裏的酒，卻不是賣的，乃是敬我們這興隆莊的黑吃大王財神爺，所以不敢便賣。」匡胤道：「怎麼的叫做黑吃大王？如今卻在何處？」酒保道：「若說起了財神爺，客人也須敬重哩。我們這座莊子，向來稱為孟家莊。數年前出了一個妖怪，在這莊上作耗，每年一期，要童男童女祭賽，方保得合莊公然無事，若不祭賽，他便攪得逐家兒人丁離散。因此，都奈何他不得，活活的把男女小兒作為羹饌，其實可憐。卻在秋未間，來了這位財神爺，聽說妖怪，他便立心要去拿捉，我們眾人祇得將他送到廟中。那財神爺真有通天的手段，徹地的才情，一夜之間，便把妖怪降伏了，原來是個鹿精。故此，我們眾人留他在廟裏住下，輪流供養，鎮壓邪魔。我們得這財神爺在此，不但家家安靜，連這座莊子也興發起來，所以改做為興隆莊。今日該是我們供膳，財神爺現在店後歇息，所以不便把這酒肉貨賣，望客人莫怪。」匡胤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既是這大王伏妖除害，安鎮村坊，便是有功於民，也算是個豪傑，俺便去會他一會何妨？」酒保道：「這卻使不得，那大王生性凶狠，一怒之間，不顧好歹，便要打人，勸客人莫去見他罷。」

匡胤堅執要去，酒保再三阻擋，祇是不聽，立起身來，往裏便走。祇見裏面有間潔淨書房，居中擺了一隻桌子。那桌上有一條大漢，滿身都是青衣，橫著身軀，眠在桌上，臉兒朝著裏面，口內唱著曲兒，說道：

「南來雁，北去雁，朝夜飛不厭。

日日醉呼呼，幾時得見我的二哥面？」

當下匡胤見了大漢，聽了聲音，暗道：「這是我的兄弟鄭恩，為何獨自在此，卻不見有大哥？但方纔聽他的言語，甚有顧戀之心。我且不與他相見，要他一耍，看是如何。」遂輕輕挨到跟前，望著鄭恩後背，就是一拳。

鄭恩大叫道：「那個驢球入的和樂子玩耍？」說了一聲，翻轉身來，望外一看，見是匡胤，即便滾下桌來，說道：「樂子醒著呢，還是做夢兒？」匡胤道：「兄弟，你方纔尚是唱曲，明明醒在這裏，怎麼說起做夢來？」鄭恩聽了，跪了下去道：「樂子的二哥，自從與你分手以來，沒有一日不想念著你，今日天賜相逢，樂子便歡喜殺了也。」匡胤連忙扶起道：「兄弟休得如此。那大哥如何不見？你獨自一個，怎能得到此地？你可說與我知。」鄭恩道：「不要說起。樂子自從跟著他，到得沁州，失去了褲兒裏的銀子，他又病倒在飯店中，卻又心地狹窄，日日的吃用又不稱樂子的心，故此拋了他，跑到這裏。除了一個妖怪，眾人留我在此鎮壓，竟得了安身。祇是放不下你有仁有義的二哥，今日得見了你，樂子便已心滿意足。」匡胤聽了，傷心嗟嘆道：「賢弟，愚兄孤身遠奔，也無日不念手足之情，今日相逢，實為天幸。但大哥乃是兄長，不該拋棄分離。他有甚不是，須該忍耐三分，纔是正理，怎麼粗心忿氣，如此胡行？有傷情義。不知流落何方？愚兄委實放心不下。」鄭恩道：「二哥，你休要想他。樂子若再跟他幾日，定要餓死，焉有今日這般好處？你看樂子穿的這樣華俏，那吃的又是恁般豐滿，這等奉養，樂子實是稱心，還要想他做甚？」匡胤聽畢，仔細把鄭恩一看，見他自上至下，都是青色布衣，故意獎道：「好好，果然華麗端嚴，愚兄萬難及一。」

鄭恩不覺大喜，忙叫店小二快將酒食進來。那小二整齊了魚肉葷腥上好熱酒，送將進來，擺於桌上。弟兄二人對面坐下，開懷暢飲。飲夠多時，鄭恩也問匡胤行藏。匡胤把分別以後事情，一端一端的細說。說到了桃園事情，鄭恩便接口道：「可惜這樣鮮桃，樂子沒分，也得一個嘗嘗便好。」匡胤道：「賢弟愛吃，愚兄尚有一個在此。」便叫店小二把行李取來，匡胤往包裹內取出剩下的這個雪桃，遞與鄭恩。鄭恩見了，先喜個不了，慌把這雪桃做幾口嚼了下去，口內祇叫：「妙，妙。」手內又拿了酒杯直吼。那匡胤又將以後事情，一齊訴畢。鄭恩大喜。兩個又復歡飲，直至傍晚而撤。店小二進來收拾已了。鄭恩便邀匡胤到廟中安住，叫店小二背了行李，出來拿了軍器，牽了馬匹，跟了兄弟二人，一齊來到廟裏。小二把什物交割了，告辭回去。

匡胤看那廟宇，雖然神像全無，倒也收拾得整潔。遂把行李打開，鋪設停當。那馬就拴在庭心內窗柱上，喂了些草料。當下點上燈火，弟兄二人，又是談談說說，分外親密。那鄭恩叫道：「二哥，你如今也不要東奔西跑，沒有著落，不如就在這裏住下，那些眾人聽了樂子的朋友，誰敢不來奉承？咱們二人在此，豈不快活？」匡胤道：「賢弟，愚兄有一言相告，願汝擇取。」那匡胤正氣嚴詞，說出這幾句話來，有分教——閑人為數月之徵人，遺像作萬年之寶像。正是：

說開心事驚天地，提起行藏震古今。

畢竟匡胤說出甚麼言語，且聽下回分解。